

圖一 青山杉雨先生

江兆申先生與 日本書畫界的關係

江兆申先生（一九二五—一九九六）於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八年這十四年間，曾經五度造訪日本。對我而言不禁覺得次數過少。或許是因為我到台灣的機會較多，又於每次造訪都受其親切招待，才令我抱持著如此想法。

高島義彥
陳建志譯

與青山杉雨先生的墨緣往來

一九七五年五月，江先生接受谷村憲齋所主辦書海社的邀請，與曾昭杰（一九一〇—一九八八）先生在日本舉辦雙人展，因而首次蒞臨日本。在此因緣之下，他往後與日本書道界的交往逐漸增加。其中，與當時日本

書道界第一人青山杉雨（一九一—一九九三）先生（圖一）的交往，尤值稱述。

青山先生師從西川寧（一九〇二—一九八九），不僅位居「謙慎書道會」主導性身份，同時也引領著關東書道界，與主導關西書道界的畏

友一村上三島（一九二—二〇〇五）同心一志，長年以來竭盡心思力

促日本書道界發展。青山先生本人對於古典書法多所涉獵，其獨特的書風表現被譽為是「新古典主義」書家，時至今日，評價猶高。此外，還發行《書道グラフィ》雜誌，規模雖小，但

在提供書家創作所需之新資料上，可說是不遺餘力，尤其撰寫在每一期的卷頭短文，為後進書家們在思維上和創作上，帶來深遠的影響。其門下俊英輩出，至今仍活躍於當下書壇。

二玄社出版的大型圖錄中，有部《蘭千山館書畫》（全二冊），雖是台灣水泥公司林柏壽（一八九五—一九八六）先生的書畫藏品圖錄，當時是在江先生的引介下，才得以順利刊行。日本的青山、谷村兩位先生也曾參與該圖錄的編輯，江先生於一九七六年來日之際，對該圖錄進行了全盤且詳實的檢視。由於蘭千山館的藏品數量實在龐大，僅僅兩冊實在無法將之完全收錄。最後是在江先生的決定下確定了選件，然忍痛割愛

之餘，精品為數尚夥。正因為選錄之作，盡是精優名蹟，內容之充實遠非他書所能企及。

寫到此，令我回想起一件事。大概是在此書編輯作業剛結束的時候，江先生忽然與我聯繫，告知有一件貴重作品剛完成修復，無論如何都想加進該圖錄之中。作品是元代顏輝的《醉仙圖卷》。據說原作受到墨漬沾染，保存狀態岌岌可危，經過全面的修復後，已恢復原貌。不久後，我再度訪台，隨即在飯店的一間房間內進行作品的拍攝作業，並將之納入圖錄，安置在繪畫篇的卷頭。回想起江先生那種即使是些微細事，都很用心地想把圖錄做好的付出，至今令人難以忘懷。

在《蘭千山館書畫》成書的機緣下，江先生與青山先生的交往日益頻繁，青山先生每年都會造訪台灣數次，每次都樂於與江先生會面。如說是青山先生在看畫室的書法作品特別參觀申請，總是得到朗爽地應允，因而構築起他深奧淵博的書法見解，此恐非過言之說。每當青山先生回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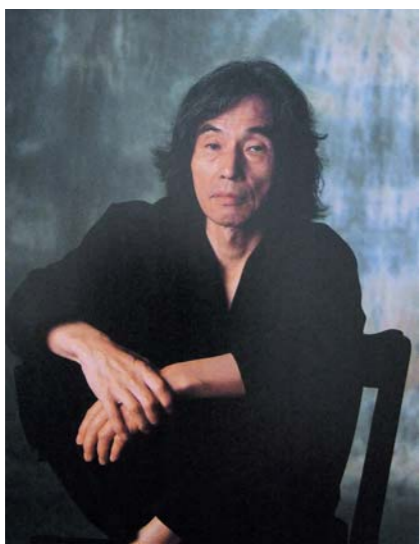
後，在我登門拜訪閑話之際，總能從他身上吸收到許多新知卓見，同時也增廣了我的見聞。

江先生來日，必定造訪青山先生宅邸，兩人一邊閱覽藏品，一邊談論舊誼。而我與兩位先生同行的機會也多，往昔諸多情景歷歷浮現在目。其間最令我佩服的，莫過於青山先生新收藏了楊維禎（一二九六—一三七〇）《張氏通波阡表》卷（圖二）一事。其實，當此作品入藏青山先生之手隔日，我即得以拜閱。簡直只能以「墨痕淋漓」來形容，由於作品墨色鮮明，彷彿剛寫完那樣清晰，青山先生當時曾稍有懷疑。印象中我好像看過這作品的照片曾經刊載，隨即翻閱了幾本先生家中藏書後，在舊版《書道全集》（平凡社出版）中找到了此作的圖版。後來，江先生也評定這件作品是唯一現存日本，毫無疑問的楊維禎真蹟，令青山先生為之欣喜不已。

其後，當我再次訪台時，江先生託我帶回一方印，轉交青山先生。印文為「獲廉齋」（圖三）（楊維禎



圖四 高山辰雄先生



圖五 加山又造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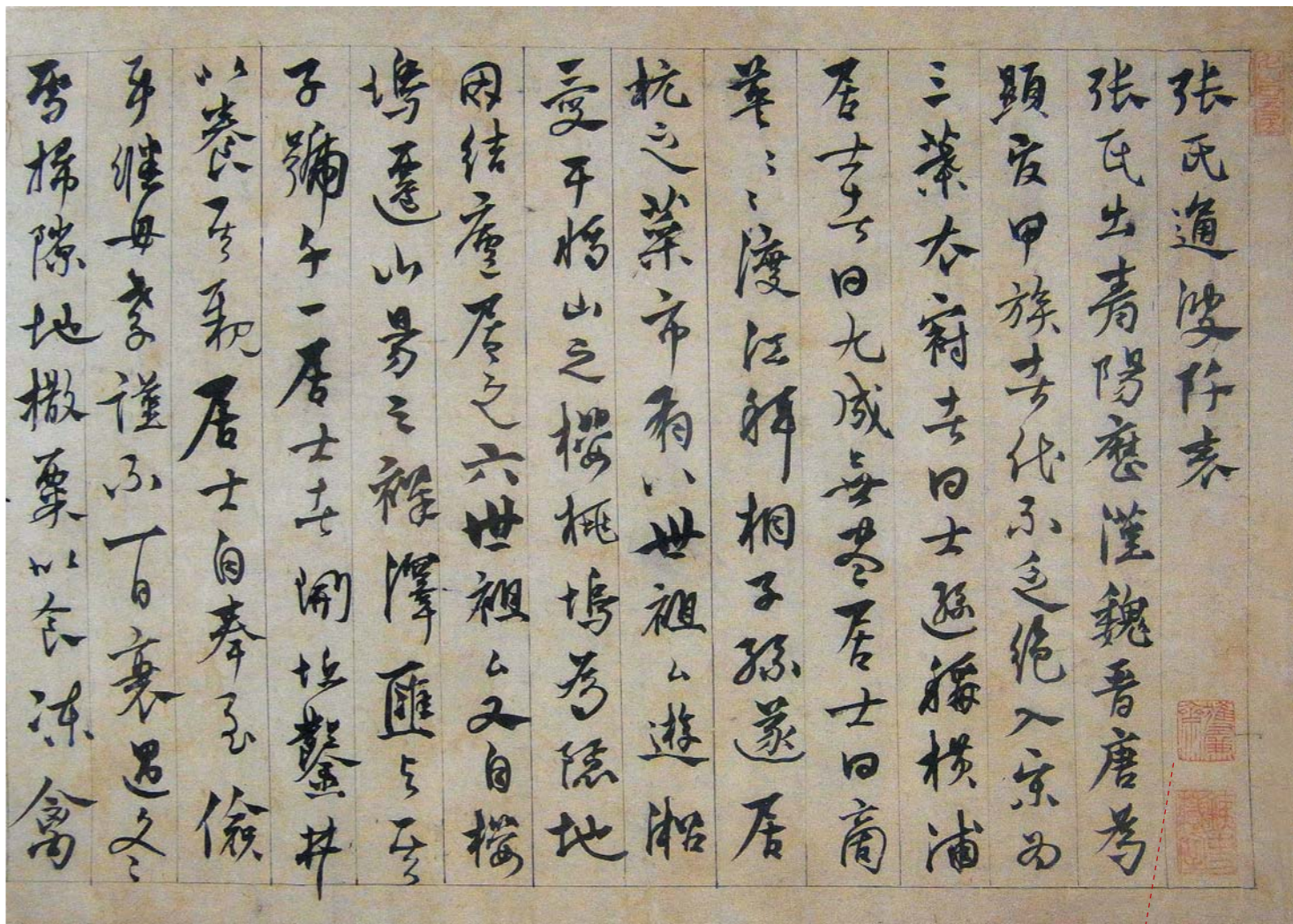
山又造（一九二七—二〇〇四）先生（圖五）則位居「創畫會」主導性的地位，兩位均活躍畫壇，倍受敬重。高山先生年輕時從日本的古典入手習畫，壯年時兼習西洋繪畫（高更），於是成功地將西洋畫法融入日本繪畫中，開創出屬於自己的繪畫風格。其中，晚年將日常周遭生活作為主題，描繪出來一系列饒富感性的女性人物畫，在今日深獲好評。另一方面，高山先生對現今日本畫裡過於追求華麗的表現提出警告，呼籲大家應該重新省察中國的水墨畫，尤其是對「墨」的表現。

是對桃山至江戶前期之際的俵屋宗達（生卒年不詳，十七世紀）或尾形光琳（一六五八—一七一六）等人的「琳派」畫風，特為傾醉敬慕。後來在華麗的大畫面裡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。他對於中國的山水畫造詣亦深，晚年以北宋山水畫為題材創作，留下許多大幅的水墨屏風作品傳世。其最晚年畫於京都天龍寺天井的水墨龍圖，被譽為是畢生代表傑作。

一九八六年春天，透過畫廊老闆村越伸和淺木正勝二人傳遞訊息，得知高山、加山兩位先生以及其他幾位日本畫家，有意參訪台灣的消息。是年秋天，北宋三大山水名畫——范寬

〈谿山行旅圖〉、郭熙〈早春圖〉和李唐〈萬壑松風圖〉同時展出。據說該年是三大山水名蹟同時展出的最後一次，爾後將改為在每年的「書畫精華特展」中，各以書畫二十件分為A、B、C三組的方式，分別對外展示。由於是同時觀賞三件名蹟一齊展出的最後一次機會，在村越和淺木二人極力推動的背景之下，後來就由高山、加山兩位先生為中心，引領著不問畫派所屬之別而對中國繪畫抱持著濃厚興趣的畫家們，同行造訪台灣。其中尤以村越深諳日、中兩國繪畫，其見識深廣，頗受新銳畫家們所敬佩。他很早就注意到加山先生的才華，於公於私多所擁護，是促成日後加山先生功成名就的主要關鍵人物之一。誠然，這次訪台的成員，都是經過兩位先生精心挑選下，充滿著學習意欲的優秀畫家們。

另一方面，高山、加山兩位先生以及村越、淺木二人，均對二玄社和故宮博物院合作書畫複製工作，展現出高度的認同與關心。得到兩位先生稱讚指出，精緻的文物複製對於文化



圖二 元 楊維禎 張氏通波行表 卷



圖三 獲廉齋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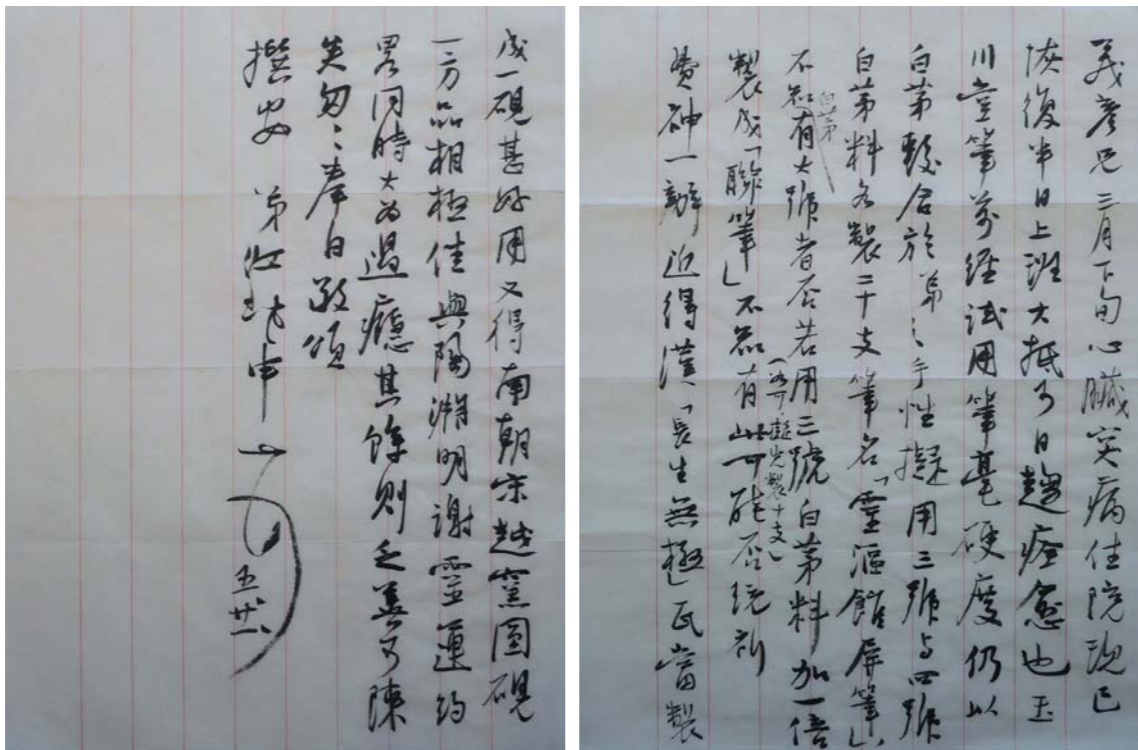
字「廉夫」，取其「廉」字。回國後，我立刻交呈此印，青山先生覺得此印靜逸高雅，欣喜萬分，隨即將之鈐蓋於〈張氏通波行表〉卷首。（青山先生逝世後，其子慶爾將此作品寄贈予東京國立博物館。）

除了書畫收藏之外，青山先生在文房寶玩上，尤其是硯臺與印材的收藏亦十分豐富。每與江先生談起這些收藏品，兩人總是侃侃而談，話題不絕。

在江兆申、青山杉雨兩位先生的文人交游過程中，我有幸得以時常列席在側，實感受益匪淺，且為人生之一大快事也。（江先生與硯台之間，也有許多事蹟值得記述，礙於篇幅，待今後另尋機會介紹。）

與高山辰雄、加山又造先生的交游

高山辰雄（一九二七—二〇〇七）先生（圖四）為日本畫壇最大組織——「日展」中的重量級大家，而加



圖八 高島先生捐贈 書信札之一

大觀門生)之外,對於日本畫壇完全不熟悉。又說他在仔細地看完兩位先生的畫集之後,深感其畫技高潔。當時心想:「果然真正的藝術家才懂得真正的藝術家。」剎那間,我從上次被責怪的氛围中解脫,心頭自然也就輕鬆許多。與此同時,我察覺到在言談間,江先生語氣中透露出了其特有地稍帶斥責式的委婉歉意,眉宇間並略顯微笑。

之後,江先生來訪日本,希望能與高山、加山兩位先生會面。在村越、淺木二人居中穿引之下,一場溫馨和睦的宴席於是實現。一九八八年在東京舉辦「壺中居展」時,兩位先生也來場祝賀,彼此暢談甚歡。(圖七)

或許是因為與加山先生年齡相近(江先生年長兩歲),以及加山先生精熟中



圖六 高山先生於看畫室參觀校色



圖七 江先生造訪日本,與高山、加山兩位先生會面。

的普及和啓蒙能帶來很大的貢獻,二玄社同仁們在深感榮耀的同時,對我等日後工作的進展上,也增添了無比信心與鼓勵。

如此一來,畫家一行人的訪台願望終於實現,但我心中卻有一段稍感苦澀的回憶。

適時,我等公司人員正在故宮的看畫室進行複製工作的第一要事,

也就是與原作的顏色校對工作。某日下午,高山、加山先生一行約莫十人同時來到看畫室。當時我雖然有點疑慮,但他們說希望能目睹我等顏色校對的情形,並想瞭解複製工作的過程,而且接待人員也說已經得到故宮院長的同意。他們一行人詳細地觀看我的工作狀況(圖六),尖銳的發問也如飛矢般接連而至。結果,當天的

工作自是毫無進展可言。

隔天早上,當我們抵達故宮,正要繼續工作之時,書畫處的蘇篤仁先生告知我江兆申先生有事相談。當下我立刻前往辦公室,迎面而來的卻是江先生一臉嚴肅的神情。江先生訓斥我說:「昨天好像有許多日本的畫家進入看畫室,但我不記得曾經允諾他們。」的確,在如此貴重的原作面前進行校色工作之時,讓這麼多外人參雜其中,容易發生意外,而對一位最高責任管理者而言,這勢必是不容允許的事。當下我並未推諉塞責,在向江先生鞠躬道歉後,便離開辦公室。

返回日本後,我寫了一封長文的道歉信寄給江先生,並附呈高山、加山兩位先生的大型作品圖錄。畫集內容為二者畫業集大成之作。對此,江先生並無任何回覆。

後來,再度訪台之際,一進到故宮,蘇先生又叫住了我,說是江先生有請一會。這次江先生臉上已無先前嚴肅神情,開口便說一直以來他所知道的日本畫家,除了認識聖山南風(一八八七—一九八〇)畫伯(橫山

國文化、藝術,使得兩人關係看起來更為親近。一九九一年二月,加山先生賢伉儷訪台時,也曾與江先生同桌共餐。席間談起中國和日本的文化、藝術等話題時,兩人無話不談,十分投契,度過了一個極有意義的夜晚。我在旁聽了這一席話後,心想有朝一日定要將這關於中日文化藝術的對話錄刊行於世。因為兩位畫壇巨匠難得聚首暢談,所論及的文化藝術觀,在內容和意義上是如此地深奧雋永,令人回味無窮。然而,由於江先生的驟逝,此事已經永遠無法實現,遺憾之情悵然不已。

編者按:作者高島義彥先生任職於日本知名出版公司二玄社,長期與故宮合作研發書畫作品的複製,時達三十餘年,其間往來故宮無數次,與院方人員友誼深厚,也是長年支持愛護故宮的老朋友。此次響應「芥原翰墨」特展,熱心捐贈江兆申先生寫予的書信十札(圖八),其中有四札展示於二一〇陳列室中。

作者為二玄社常務顧問
譯者為本院書畫處研究助理